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莱辛注疏集

刘小枫 ● 主编



[德] 莱辛 ● 著

莱辛剧作七种

Lessings sieben Theaterstücke

李健鸣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
CLASSIC & T

个丁出版不

刘小枫◎主编



莱辛剧作七种

Lessings sieben Theaterstücke

[德]莱辛 | 著

李健鸣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莱辛剧作七种/(德)莱辛著;李健鸣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7

(经典与解释·莱辛注疏集)

ISBN 978-7-5080-4167-4

I. 莱… II. ①莱…②李… III. 戏剧文学-剧本-作品综合集-德国-近代 IV. I51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0179 号

莱辛剧作七种

[德]莱辛 著

李健鸣 译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印 张: 17.875

字 数: 530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移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移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于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莱辛注疏集”出版说明

直到晚年,施特劳斯心里还挂记着莱辛。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曾这样写道:“我还可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是对我的好学生强调莱辛,在适当的场合说出我受益于莱辛的东西。”果然,在与老同学克莱因(Jacob Klein)一起面对学生们的对谈中,施特劳斯说了下面这番话:

为了获得独立的见解,我开始重新研习[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在这方面,莱辛对我很有帮助,尤其是他的神学著作,其中一些著作的标题便令人生畏。顺便说一句,就我所懂得的哲学主题来说,莱辛也是唯一写作生动对话的作家。那时,莱辛的著作我常不离身,我从莱辛那里学到的,多于我当时所知道的。

在德语的古典文人中,莱辛算歌德和席勒的前辈,但在文化界的流俗名气却远远不及两位后辈;惟有在少数心里有数的大哲人、学者甚至政治家那里,莱辛的文字及其历史意义不是歌德和席勒可比的(尼采就如此认为,参见《善恶的彼岸》,28条)。在汉语学界,莱辛以德语古典文学家、戏剧批评家和启蒙思想家身份闻名,《拉奥孔》、《汉堡剧评》、《莱辛寓言》以及剧作《嘉洛蒂》都已经有了汉译本。不过,显然不能以为,我们对莱辛的认识已经差不多了。翻阅一下莱辛全集就可以看到,莱辛的写作实在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如果要确定身份,莱辛不仅是剧作家(传承莎士比亚传统)、诗人、评论家(大量书评),也是哲人、神学家、古文史学家——诚如施特劳斯所言,莱辛“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集哲人和学者迥然相异的品质于一身”。

2 莱辛剧作七种

当今学界——无论西方还是中国——仍然置身于启蒙问题的阴影中,莱辛的写作对我们来说之所以尤其重要,首先因为我们迄今没有从启蒙问题中脱身。巴特和施特劳斯在说到莱辛时,不约而同将他与卢梭相提并论,以至于让人感觉到,莱辛仿佛德国的卢梭。

——莱辛生平资料参见 Gerd Hillen 主编, *Lessing Chronik: Daten zu Leben und Werk* (《莱辛年谱:生平和著作编年》), München 1979; 莱辛评传有好几种, Wolfgang Ritzel 的 *Lessing: Dichter – Kritiker – Philosoph* (《莱辛:诗人、批评家、哲人》, München 1966 / 1978 重版) 较善; 莱辛研究文献参见 Monika Fick, *Lessing Handbuch*, Stuttgart 2004)。

与卢梭一样,莱辛置身启蒙运动的时代潮流,一方面伸张启蒙理性,另一方面又恪守古典的写作方式——虽然风格相当不同,竭力暗中抹平启蒙运动已经使得和谐社会产生的和将要产生的裂痕。卢梭声名在思想史上如雷贯耳,莱辛却少见被人们提起。其实,对于现代民主(市民)社会问题的预见,莱辛并不比卢梭眼力差,对纠缠着二十世纪的诸多政治-宗教-教育问题,亦有超乎卢梭的深刻洞察(按施特劳斯的看法)。

除生前发表的作品外,莱辛还留下大量遗稿。莱辛全集的编辑始于十九世纪,但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见到较为令人满意的进展(Paul Rilla 主编, *Lessing Gesammelte Werke*, Berlin: Aufbau, 1954 - 1958; 1968 第二版; Gerhard Fricke 主编, *Lessing Werke*, Leipzig: Reclam 1955)。不过,含所有书信和未刊文稿,且校刊精审、注疏详实、印制精良的莱辛全集,则要等到晚近才刚刚出齐的 Wilfried Barner / Klaus Bohnen 编, *Lessing Werke und Briefe in 12 Bänden* (Frankfurt/Main 1985 - 2003)。

德国坊间流行的莱辛选集有好几种, Herbert G. Göpfert 主编的八卷本文集(*Werke*, Frankfurt/Main 1970 - 1978; 不含书信, 1996 新版)晚出,校刊和注释具佳。即便这样的篇幅,对于我们目前的翻译

力量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这个“莱辛注疏集”虽旨在扩展莱辛著述的汉译范围,我们仍然仅能先就大要:集中力量编译莱辛著述中迄今尚未有汉译的部分要著,并做了必要注疏。

莱辛以一个公开的启蒙知识人身份审慎地与启蒙运动保持苏格拉底式的距离,表面上迎合启蒙思潮却自己心里有数,以绝妙的写作技艺提醒启蒙运动中的知识人心里搞清楚自己究竟在干什么。对于后现代文化处境中的知识分子来说,莱辛肯定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前辈。

刘小枫

2003年12月于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

中译本说明

雍正王朝七年(1729年)元月,莱辛出生在一个早已被日尔曼同化了的斯拉夫家庭。父亲(*Johann Gottfried L.*)是个路德宗牧师,祖上两辈都是学神学出身,但他父亲还热爱写作,这一爱好遗传给了莱辛:十五岁时,莱辛就特别喜欢读荷马、忒奥普法斯特(*Theophrast*)、普劳图斯的作品。

莱辛上完中学后(1746年)到莱比锡学习神学,但他似乎对哲学和古典语文学更感兴趣,还是个戏迷——十八岁那年,这位年轻的神学学生就写下了喜剧《青年学者》(*Der junge Gelehrte*, 1747)。父亲听说后颇为担心,把儿子召回家,要他改行学医(1748年)。莱辛第二次来到莱比锡,改学医学,但不久又迷到戏里去了,仅1749这一年,就写下了喜剧《犹太人》(*Die Juden*)、《自由精神》(*Der Freigeist*)等三部剧作;与此同时,莱辛还钻研古典戏剧,写了研究古罗马剧作家普劳图斯的论文(1750)。青年莱辛迷戏迷得来甚至因替一个演子担保而背上债务,被债务逼得走投无路后,莱辛不得不中断学业,跑去柏林当报纸和杂志的编辑,写文章挣钱。

在柏林时,莱辛与朋友一起办启蒙杂志,追慕伏尔泰,还靠搞点翻译,也写诗,1751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 *Kleinigkeiten*,那时,莱辛刚刚二十出头,是个信奉启蒙精神的青年。快满二十三岁那年(1751年12月),莱辛离开柏林到魏登堡(*Wittenberg*)继续念大学,次年获得通识教育硕士学位(*Magister der freien Künste*)后才再回到柏林。在这期间,莱辛写了好几篇文章,包括古典语文学方面的 *Rettung des Horaz* 和塞涅卡悲剧研究等。1775年初,莱辛完成剧作《萨拉小姐》(*Miß Sara Sampson*),并在法兰克福成功上演(1775年7月),从此莱辛获得了正式的剧作家声誉。

1756年初冬,莱辛陪同一个富商的年轻儿子(*Winkler*)周游欧洲,体验新的时代风貌,因七年战争爆发,旅行被迫中断。快三十岁那年(1758年),莱辛第三次回到柏林,随后写下了剧作《克莱奥尼斯》(*Kleonnis*, 诗体)、《费洛塔斯》(*Philotas*, 散文体, 1759),同时研究古希腊寓言,写了《论寓言》、《论伊索》、《论斐德若》等(1759);第二年(1760年),莱辛写“文学

2 莱辛剧作七种

书信”的同时,还完成了剧作《浮士德》片断(*D. Faust*, 散文体)。这年初冬,莱辛得到一个官俸职位,在布莱斯劳(Breslau)给一位将军当秘书——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莱辛继续搞古典语文学研究,写了《索福克勒索传》(1760)、《古铭体诗笺释》(1761)、《拉奥孔》(1763年动笔,1766年完成),还写了不少神学和哲学文章,翻译狄德罗的作品;1764年底,因健康不好,回到柏林——在布莱斯劳与军人混在一起的几年,让莱辛又有了一部剧作《明娜》(*Minna von Barnhelm*, 散文体,1765,首演於1767年)。

莱辛本想在柏林的皇家图书馆得到个管理员职位,没有成功。这时,汉堡新成立的国家剧院邀请他去当戏剧顾问,快到四十岁的莱辛便搬到汉堡去住(1767年4月),尽管剧院很快就倒了,莱辛的“汉堡剧评”却成了传世之作——与此同时,莱辛开始动笔写《古代文史通信》(*Briefe antiquarischen Inhalts*, 1768年完成第一部分,1769年完成第二部分和《汉堡剧评》第二卷;这年完成的重要作品还有《古人如何描绘死亡》)。

尽管很喜欢汉堡,生活窘迫使得莱辛接受了沃尔芬布特(Wolfenbüttel)公爵图书馆管理员的职位,上任时(1770年),莱辛带上了自己深爱的爱娃·克尼希(Eva König):一个汉堡商人的寡妇,十分理性、个性独立的女性。不过,直到六年后,莱辛才同她完婚——爱娃为了自己的子女有经济保障,不得不继续打理前夫留下的生意。在这段时期,莱辛心情很糟:沃尔芬布特十分偏僻,生活枯燥乏味、缺乏精神生活,图书馆死气沉沉,等待婚姻几近於绝望,以至于心脏不适、关节痛、头晕,什么都来了——结果,莱辛得到的是又一部剧作《爱米丽亚》(*Emilia Galotti*, 1772,首演於1781年)。

不过,莱辛仍然继续做古典语文学研究,写了《伊索寓言史》(1771),还有《历史与文献:整理沃尔芬布特公爵图书馆珍藏所得》(1772-1777)。1776年九月,莱辛又被邀请去参与筹建曼海姆的国家剧院,十月,莱辛同爱娃终于成婚,两人度过了幸福的一年——莱辛开始动笔写一生中最重要的哲学作品《论人类教育》(1-53,1777)。这年年底时,爱娃给莱辛生了个儿子,但儿子只活了24小时就夭折,一个月后,爱娃也随之而去(1778年1月)——正是在这一年里,莱辛几年前就开始动笔的不朽名作“戏剧体长诗”《智者纳坦》(*Nathan der Weise*)开始定稿,还写了《恩斯特

与法尔克:对共济会员的谈话》(1-3,1778),以及好些重要的神学短文。

连串打击使得莱辛的身体完全垮了,1780年,莱辛继续写完《论人类教育》的后半部分和《恩斯特与法尔克》(续篇);1781年初,莱辛的眼睛已经几乎没法看东西,2月15日与世长辞。

可以看到,戏剧创造贯穿着莱辛的一生——德语戏剧诞生于启蒙时代,莱辛便是德语戏剧的先驱。《莱辛剧作七种》从莱辛一生所写的十余部剧作中选取最重要的七部,绝大多数是首次译介——翻译古典剧作向来有两种译法:要么是注疏式译法,翻译时需要把剧作本身当作古典文本的研究对象来对待;要么是舞台演出本式的译法,翻译时要求译文在不损害原义的基础上尽可能贴近当前演出的需要——古希腊肃剧诗人如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的作品在二十世纪就有好些这类译本。

这里由李健鸣女士提供的译本属后一种译法。李健鸣女士早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文革后在德国研究德语戏剧八年,回国后长期在北京人艺做外国戏剧的舞台本编译工作,对把古典戏剧搬上当今的舞台充满热情。这次翻译莱辛,是她的一次新的尝试。

尽管是舞台演出本式的译法,依据的底本却是十二卷本《莱辛全集》中校勘精审、带详注的文本——每部剧作前面的简明“题解”,也依据《莱辛全集》中的德文编者撰写的题解编译而成。需要说明的是,《萨拉小姐》(*Miß Sara Sampson*)、《明娜》(*Minna von Barnhelm*)、《艾米丽亚》(*Emilia Galotti*)三部剧作的名称采用了简称译法,便于好记,没有译作《萨拉·撒穆森小姐》、《明娜·封·巴尔恩赫尔姆》、《艾米丽亚·伽洛提》。

为帮助阅读,我们选了两篇解析文章,分别解析莱辛戏剧创作的两部巅峰之作——原本打算给每部剧作附上一篇解析文章,考虑到篇幅,解析文章另外单行。

刘小枫

2007年5月

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
德国古典文化与宗教研究中心

目 录

中译本说明/ 刘小枫	I
青年学者	I
犹太人	82
论喜剧《犹太人》	115
萨拉小姐	121
费罗塔斯	200
明娜	224
爱米丽亚	313
智者纳坦	387
附录:	
斯坦因梅茨 爱米丽亚为什么死?	490
科伯纳尔 《智者纳坦》,一部引起争论的作品?	517

青年学者

1747 年完成

三幕喜剧

人物

克里桑德尔 (Chrysander)

年老商人

达密斯 (Damis)

青年学者, 克里桑德尔之子

瓦勒 (Vater)

朱丽安娜 (Juliane)

安东 (Anton)

达密斯的仆人

丽塞特 (Lisette)

地点

达密斯的书房

[题解] 莱辛在他的作品集(1754-1755)的第四、五、六卷中收入了早期的五部戏剧作品,其中只有《青年学者》一剧至今还偶尔上演。莱辛在迈斯上中学期间就完成了该剧的草稿,1747年在莱比锡读神学的时候,他写完了这部作品。莱辛尊敬的老师:凯斯特纳尔教授还对这部作品提出了批评建议。1748年1月,著名的瑙比舍剧团上演了这部出自19岁青年之手的作品,受到观众的好评。从其戏剧类型来看,这部作品无疑属于萨克森地区所谓的典型喜剧,这类喜剧的特点是:不是从道德角度嘲笑可笑的人,而是表现一些人格化的特点。尽管如此,这部作品还是通过其嘲讽、机智以及剧本内涵和结构在当时的喜剧作品中脱颖而出。戏剧固有的内涵和结构在这部作品中,如同莱辛其他作品一样,主要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上。莱辛在这部作品中也自我嘲笑说,这部作品具有某种解放自我的效果,因为他发现,自己有写作的能力。

莱辛自己感觉到,创作戏剧作品是他的长处。1754年,在为自己的作品集第三和第四卷写的前言里,莱辛回顾了过去创作的经历。他写道:那时所有进入他脑海的东西,全都变成了喜剧。但同时,他又认为,花这样的力气值得,莱辛雄心勃勃,要提高过于受外国戏剧影响的德国戏剧的水平:“现在还没有能使德国喜剧感到自豪的作家”,还没有德国的“莫里哀”。

几年后,也就是到了1754年,莱辛在《戏剧图书馆》杂志的第一期里分析了当代的德国喜剧。他要求和努力的不是“只能引起哄堂大笑”的“搞笑剧”,也不是来自法国的令人伤感的喜剧,如盖勒尔特的只是让人“感动”的喜剧。莱辛要的是真正的喜剧,也就是兼有两者的戏剧。莱辛的这一要求在他创作的《明娜·冯·巴尔恩赫尔姆》中得到了实现。《青年学者》到1754年才收于莱辛作品集的第四卷(由柏林的弗斯出版社出版),1767年,莱辛对这部作品作了少许修改,收入他的“喜剧集”的第一部分,1770年出版第二版,我们的译本用的就是这一版本。

第一幕

第一场

达密斯(桌旁,书堆里),安东

达密斯 这么说,邮件还没有到。

安东 是的。

达密斯 还没有到?你问对了没有?我等的是来自柏林的邮件?

安东 当然了!说的就是来自柏林的邮件还没有到!要是邮件还不马上到的话,我的两条腿都要走断了。您看您的样子,就好像邮件会给您带来什么好东西似的,鬼知道是什么东西!我敢打赌,最多也就是一本不值钱的破书、一张报纸,或一张废纸……

达密斯 不,不,我的好安东,这次肯定要重要得多。哦,你要是知道就好了……

安东 您以为我想知道?即使知道了,无非也就是再笑话您一次。这样的事对我来说还少吗?……您还要让我去别的地方吗?我反正要 go 市政厅酒店办点事,也许是顺路?怎么样?

达密斯 (生气地)不,你这个无赖!

安东 这下给我抓了个正着!他什么书都读了,就是没有读礼貌指南这本书……您好好想想,我要不要去趟书店?

达密斯 不,你这个无赖!

安东 难道我得听您骂我无赖,一直听到我真以为这就是我洗礼的名字才算完吗!……也许要我去装订书的师傅那里?

达密斯 闭嘴,要不……

安东 还是去印书的师傅那里?去这三个地方,谢天谢地,我闭着眼都能找到。

达密斯 你这个讨厌鬼就没有看见我在看书吗?你还想再烦我吗?

安东 (旁白)嘘,他可真生气了,换个话题,安东!……不过,您能不能

告诉我，您在读什么书？天啊，您读的是有什么玩意！您居然都能看懂。这些字都像是鸡爪，弯弯曲曲，谁能看得懂？是不是浮士德的魔咒书……我可知，那些什么书都想读的人是怎么回事。终有一天，恶魔会诱惑他们自己也去要巫术……

达密斯 （又回到刚才活泼的状态）好安东，这是一本希伯来文的书。——犹太哲学家迈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的主要著作。

安东 当然，只要信就是它。我现在也知道什么是希伯来文了。它是不是同基本语言、书面语言、神圣的语言是一回事？我读小学时，牧师好几次把希伯来文的书扔在了讲坛前。但像您这样的书，他可没有。他的书我都扫过一眼，因为有一次我要帮他把他的书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

达密斯 哈，哈，哈。这有可能。要是农村的一个牧师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哲学家，就够得上是奇迹了。说实在的，我的亲爱的安东，那些神职人员都是学术界里很差的一族。

安东 哼，哼，不能一概而论。至少我们村里的牧师是个例外。千真万确！校长对我不止一次地说过，牧师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我必须相信校长，因为我们的牧师多次和我说过，他不是最坏的校长。他会一点拉丁语，而且能评判谁的拉丁语好。

达密斯 这太有意思啦！校长称赞牧师，而牧师为了表示感谢，又称赞校长。如果我父亲在场的话，一定会说：Manus manum lavat[礼尚往来]。你有没有发现我父亲有一个很可笑的习惯？他只要有机会，就会用拉丁语说一句谚语。这个老笨蛋以为，他有了我这么一个学问渊博的儿子，就必须要让别人知道，他也是上过学的。

安东 我当然发现，这多少有点愚蠢，因为有的时候，话说到一半，他会嘟囔几句，可我一句也听不懂。

达密斯 不过，你可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凡是自己听不懂的话都是愚蠢的。否则的话，我也知道不少愚蠢的东西……不过，哦，神圣的学问，那些掌握你的凡人是多么感激你！令人感叹的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真正了解你！神学家以为，通过一些神圣的谚语、可怕的故事和一些讨厌的人物就掌握了你。法学家以为只要通过

狡猾的手段,就能在丧失理性和忠诚的情况下,任意解释那些死亡国家没有用的法律,做出可怕的结论,而且用更可怕的语言来宣读判决。而医生深信只要通过大量野蛮的话语,使健康的人生病,使生病的人病情越来越重,就掌握了学问。不过,这些疯狂的骗子!真相不会让你们继续犯这些可怕的错误。你们会有机会看到,你们的知识是如此地浅薄。你们高高在上,按照你们的看法来判断人的认识,并异口同声地喊道:我们的知识是不全面的!这一喊声似乎是在同情所有天下的凡人。不,请相信我,亲爱的安东:人完全能掌握全面的知识。否认这一点只表明自己的懒惰,或者是要放弃自己平常的天分。每当我想到,我自己在短短的几年后,懂了这么多的东西,我更相信这个真理。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法文、意大利文、英文……我完全掌握了这6种语言,而我只有20岁!

安东 等等,你还忘了德文……

达密斯 是的,亲爱的安东,一共是7种语言,可我才20岁!

安东 呸,先生!您是要捉弄我还是您自己?您不会把您会德语也算作是您的学问吧?我刚刚是跟您瞎说呢……

达密斯 你的意思是说,你也会德语?

安东 我?我?不懂德语?!如果我说的的是卡尔梅克语,却说自己不知道,那才叫天大的笑话了!

达密斯 懂有各种懂法。你会德语,这就是说:你可以用德国人懂的语调来表达你的想法,也就是说,这些语调会唤起旁人和你一样的想法。但如果我说,你不会德语,这就是说:你不知道,在这种语言中,什么是粗俗的、低级的,什么是粗野的或动听的、不清楚的或不能理解的、古老的、流行的。你不懂它的规律,你没有德语的理论知识。

安东 学者真能把人变聪明啊!如果真像您说的,我也许还应该否认,我会吃呢。

达密斯 吃饭?真的,如果我认真地看待这件事的话,你也不会吃。

安东 我?我不会吃?那我也不会喝吧?